

金融稳定及其变迁的新政治经济学分析

陈灵欣

福建师范大学

DOI:10.12238/ej.v3i5.567

[摘要] 金融稳定是现代社会中政治经济的决定过程,反映了金融利益的不一致性与政治经济均衡的演化过程。中国金融体系深受政治—经济体制和决策结构的影响和制约,成为采用新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金融稳定的现实基础。影响中国金融稳定的关键在于经济变迁进程中,现行体制或格局下政治—经济之间的不对称影响,及其利益联结和共生态势下的脆弱性制度结构和制度安排。本文用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视角对金融稳定及其变迁进行分析和阐释,对转轨过程中的中国金融稳定有关问题进行分析并给出建议。

[关键词] 金融稳定; 政治经济过程; 新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 G633.23 **文献标识码:** A

1 基于金融稳定的新政治经济学理论概述

金融稳定及其变迁是现代社会中经济过程与政治过程的统一,实质上反映了金融利益的不一致性与政治经济均衡的演化过程。从经济学说的历史演变来看,金融稳定理论的核心是寻求对金融不稳定的根源和形成机理的解释,主要表现为各种各样的金融脆弱性理论学说。从理论分析的脉络看,不同学说基本上遵循了从宏观经济基础的角度探讨金融不稳定向基于信息经济学的微观角度探讨金融不稳定,实现二者的相互影响、融合和发展,并逐步将政府行为纳入分析框架以回归真实世界、增强对经济现实解释。

新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横跨经济学和政治学的交叉学科,其特点是在研究经济增长、经济发展、资源配置等问题时不将制度、法律、意识形态等排除在外,并采用经济学的工具和方法,内生地分析制度、法律、意识形态等。许多经济学家对新政治经济学进行了定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强调采用现代经济学的工具、理论和方法对政治、制度及相关问题进行研究。

新政治经济学的“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把政治过程入了分析对象;二是通过分析决策背后的政治约束,打开经济政策形成的“黑箱”;三是整合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研究,将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纳入研究视野。新政治经济理论的分析视角和独特观点,具备较强的适应性与政策意义。

2 金融稳定及其变迁是现代社

会中政治经济的决定过程

金融稳定及其变迁,是政治决策和经济金融活动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和协同演进的产物。离开了政治及其决策机制和结构的影响与制约,经济金融的稳定和发展便难以有序、持续进行。毕竟政治决策的本质影响政策选择,从而最终影响经济结果。

2.1 金融稳定政治经济分析的理论核心

金融稳定政治经济分析的核心要旨在于利益的不一致性,主要体现为基于维护金融稳定格局下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之间的分歧和冲突。政治学主要研究权力、决策程序和社会利益,

经济学主要研究资源配置、收入以及个人利益。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二者既有一致性,又有矛盾性。新政治经济学一般将这种矛盾性称作社会和个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或冲突,而这种不一致性和利益冲突是政治经济学的实质。

2.2 金融稳定政治—经济决定过程中的相互作用

在金融稳定的政治经济分析中,解决金融稳定问题相关利益冲突的机制所产生的结果是政治对经济发生重要的影响,这反映了新政治经济学阐释和解决利益和矛盾冲突的机制不同于单独依靠市场的解状机制。对于新政治经济学的目标函数而言,对经济金融产生影响的政治因素,已不再是外生的,而是属于内生的,这些因素由政治体制及其决策结构等来决定,反过来影响经济金融的稳定和发展。

金融稳定是一国维护经济金融安全的重要基础。维护金融稳定的视野范围和涉及领域,大到国家的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和环境,小到个别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结构,其所具有的共同点在于不同的经济利益集团在特定的经济金融环境

中,当其面临经济利益不一致的时候,会采取倾向性的利己行为来影响决策者的政策制定。

2.3 金融功能的稳定与金融制度的联结

金融稳定作为金融体系核心功能有效发挥的状态,始终离不开金融制度的影响和约束,而金融制度的供给则取决于政治经济决策过程中政府的意愿和能力。金融体系向社会提供风险配置、资源配置、信息处理和监控激励等功能,不仅仅是金融交易技术或手段、方式的改进,主要在于与之相关的一系列金融制度安排的确立和施行,为金融功能的充分发挥提供了制度依托和保障机制,并伴随着外部制度环境的变化而发生适应性的调整,及时校正与其功能运行不相适应的制度安排等。如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制度、存款保险制度和支付清算等相关制度的构建和完善,是对金融体系风险的外部性的一种制度性规制,大幅提高了金融体系的抵御、分摊和处置金融风险的能力。

金融制度的设计和施行较为健全、完善,金融体系的主要功能得以正常发挥,社会资源得到合理配置,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顺利运转,金融体系将会保持总体稳定的状态。反之,金融制度欠缺不足,金融功能逐步失调,经济机制运转失灵,资源欠缺优化配置,金融体系则会处于紊乱动荡的状态。

2.4 金融政治—经济均衡与金融稳定的维持或破裂

金融危机或动荡的发生和蔓延势必打破原来的政治—经济均衡,原有的金融制度或者规则开始动摇,逐渐不适应政治经济体的运行,直到最终被淘汰或崩溃,已经配酿其中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表现得愈发激烈和难以调和,各个利益集团作为金融制度的需求者,按照他们各自的偏好和禀赋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旧的金融体制和他们的反对者,

甚至那些没有共同利益的集团为获取更多的支持者,他们互相投赞成票,其游说行为进而俘获了决策者,使得作为制度供给的决策者制定出对游说团体有利的金融制度安排或金融运行规则,形成新的金融政治—经济均衡。

原有的金融制度或规则代表的旧的政治经济均衡常常由于经济或金融危机、动荡而受到破坏,因为在金融危机的爆发过程中,激烈竞争的政治经济利益集团的相对实力发生了变化,导致原有的强大的利益集团内部出现了利益不一致,这种不一致破坏了利益联盟的凝聚力,使其难以管理和控制政治经济秩序的平稳运转,损害了金融体系功能的有效发挥,进而危及到金融体系的稳定。

2.5 政治经济利益格局对金融体系的独特影响

随着金融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金融体系逐渐成为一国政治经济利益主体关注和角逐的中心领域,国家政治经济的利益格局对金融体系的建立及其稳定性发挥着重大和独特的影响。一是金融体系的发展模式和功能定位受制于该国政治经济利益格局下的主流思潮、政治经济主体的利益分布和实力博弈等因素;二是金融体系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取向反映了该国占主导性的政治经济利益集团与其他主体动态调适的均衡或妥协;三是金融危机或金融巨幅动荡下政治经济利益格局的变动,往往导致金融体系相关政策的大幅调整甚至矫枉过正,并随着经济金融的发展逐渐收敛至政治经济利益主体博弈均衡的路径上来。

3 体制转轨国家金融稳定的政治经济决定过程

经济转型是计划经济体制运行到一定阶段、弊端充分暴露、政治经济危机压力加深、在国内与国际政治经济发展演变情况下的经济制度变迁的自然历史过程,同时也受到各种政治力量和利益

集团的影响和控制,政治干预和控制直接影响到经济转型的策略选择空间分布、时间路径和绩效。经济转型过程既是一个自然的历史演进过程,又是一个在各种政治因素影响下的社会经济变迁过程。

3.1 经济转型过程中政治体制或格局的改变、政治权力的分配以及政治利益集团之间的重复博弈

政治体制或格局的改变、政治权力的分配以及政治利益集团之间的重复博弈,导致了政治利益集团力量对比的变化与政府在社会经济变迁过程中角色和职能的不同转换,并由此对金融体系的稳定发生重要影响。在经济转轨进程中,政治权力的分配与调整主要存在以下两种情形:一是在政治利益集团内部的不同个体之间进行调整,不同政治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力分配相对不变;二是主要在不同的政治利益集团之间进行政治权力的再分配和调整。前一种情形下的经济转型,国家在总体上可以保持宪政体制的相对稳定,推进经济转型的政治阻力较小,但经济转型中金融稳定的策略选择空间相对缩小;后一种情形下的经济转型,国家的宪政体制和相关重要政治制度发生较大的变化和调整,推进经济转型的政治阻力较大,金融体系保持稳定的压力很大,但如果一旦突破则会给经济转型和金融稳定的策略选择空间带来较多的机会。

因此,两种不同情形下的经济社会变迁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定义和塑造了政府在维护金融稳定中的角色和职能,即政府在经济社会中的强势、稳定和有为与政府的弱势、动荡和少为,给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后续发展带来了截然不同的影响和后果。

3.2 激进型转轨国家的政府放松对金融的管理和调控的影响

激进型转轨国家的政府放松对金融的管理和调控,严重损害了金融体系的稳定,危及经济金融平稳发展,并直

接影响后续的金融稳定运行轨迹。激进型转轨国家发生了宪政体制的转变,相关重要政治制度相继崩溃,也遭遇到了原先既得利益政治集团的激烈反对,政治经济利益的格局处于激烈的动荡中。推动变革的政治利益集团面临着紧迫的政治经济形势,政权的主导权之争需要经济金融的着力支持和辅助,并切断原先既得利益集团的经济命脉和所有制基础的支撑,使得经济转轨断无“走回头路”的可能性。如俄罗斯的叶利钦政权出于对政权基础不稳的忧虑,将快速培育新生的资产阶级作为首要政治任务,防止原有的政治利益集团卷土重来,采取了极端的快速私有化和自由化措施,剥夺原有政治利益集团的经济依托和所有制基础,导致经济金融秩序的极度混乱。

如此,必然放松对现有经济金融的管理和调控,对原先经济金融体制和结构实行颠覆性的变革,而新近引人的政治经济制度架构短时间内难以与本国的制度环境有效契合起来,进而导致了经济金融秩序的混乱、无序,金融体系处于稳定、失控的状态。

3.3 渐进型转轨国家持续保持对金融的强力控制和实质性影响

渐进型转轨国家持续保持对金融的强力控制和实质性影响,确保了金融体系的平稳过渡,支持了经济的长期快速发展,但也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和困难。渐进型转轨国家在保持现有宪政体制和政府稳定的前提下,对金融体制保持了强有力的控制和施加巨大影响,金融业仍然在其中具有良好的表现,经济社会和金融业自身均得到了快速的发展,金融体系为政治体制的总体稳定和经济的快速增长做出了较大贡献,自身也基本保持了稳定的态势,但同时也为之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一些问题和困难在金融实践中不断累积起来,其中许多涉及到体制性、结构性的问题不利于金融体系的

稳定,需要在下一步的经济金融改革中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妥善解决。

中国属于渐进型转轨国家,金融改革和发展在政权控制、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的目标权衡中持续进行,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目前存在着金融管制较严厉、金融机构的自生能力和公司治理有待提高,不良贷款形成的根本性机制未能解决、金融生态环境尚未根本性改善等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金融体系的稳定。

3.4 转轨国家维护金融稳定的政治经济利益格局、模式

实现政治稳定、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的三重目标,在转轨过程中需要精心权衡和统筹协调。在法治化的制度背景下,实行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的适当分离,合理阻隔政治对经济金融运行的过度或不当干预,促使经济金融健康发展。渐进型转轨国家需要把握时机和方向,克服政治经济利益集团的阻力,加大推进政治和经济金融制度变革的力度,避免“后发劣势”效应的发生。渐进型转轨国家采取稳妥的方式推进经济转型,避免了大的政治经济震动和社会秩序的紊乱,金融体系总体上保持了稳定态势,经济社会也有了快速的发展。但是,在现有政治经济格局没有大的变化的条件下,原有的制度剩余几乎用尽,其内在的阻碍现代经济金融发展的一些制度性结构障碍对经济金融的负面效应不断显现,可能导致经济“后发劣势”效应的发生。

4 金融稳定与新政治经济学分析

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转轨的改革,经济金融的稳定发展深受政治—经济体制和决策结构的影响和制约,成为采用新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研究金融稳定现状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金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和进步。但是,我国的经济金融的稳定发展和制度演进深受国内政治和行政体制的影

响和制约。

从不适应性看,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溢出效应、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汇率制度国际收支与资本流动等问题涉及到国际金融的主导权之争,大国政治经济利益的博弈等方面,与支与资本流动等问题涉及到国际金融的主导权之争、大国政治经济利益的博弈等方面,与国内经济金融的稳定和发展密切相关,给我国的金融体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使得我们在融入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的过程中增加了诸多政治、经济的不确定性,国内的金融体系和制度尚需要充分准备,全力适应,着力在增强金融体系的稳健性、灵活性等方面下好功夫。

从变异性看,在现有政治—经济体制的制约和影响下,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商业银行三类主体存在特殊的效用函数,形成了“国有企业资金陷阱和地方政府政绩工程、重复建设资金陷阱——国有金融体系系统性不良贷款——中央财政最终出资化解”的逻辑链条,地方政府和商业银行在投资项目和资产处置的收益和风险上存在严重的不匹配和道德风险,且其相互之间存在利益输送和交换的渠道和路径,难以形成硬性的预算约束机制,使得上述三类主体的重复博弈异化为地方政府、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以“隐契约”形式共谋信贷扩张的软预算约束竞争,进而导致财政风险向金融风险的转嫁、金融机构风险向中央银行的转移、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的“形似神不似”,风险处置中的道德风险防范告效等问题。与之相适应的是,金融结构总体上不甚合理,间接融资畸形发展,承担了较多的风险,社会信用体系较为脆弱甚至局部失范。

从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现有政治—经济体制或格局下影响金融稳定的制度结构或制度安排存在较多的表现,较集中地可能属于后面的两种情形,即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父爱主义”倾向、

政府官员基于政治晋升的激励与国有商业银行、国有企业等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联结和共生态势,使得强势政治经济利益集团占有社会中更大的权重和“话语权”,可能左右经济社会合力的方向,弱势群体则难以寻求补偿、救济的渠道,容易导致市场交易的不公平和金融体系功能的萎缩乃至丧失,形成所谓的“权力市场经济”,致使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日渐累积。

在上述情形下,一旦出现宏观经济形势严重恶化、外国短期投机资本流向的急剧波动等情况,作用于现行的金融制度结构和制度安排,使其发生程度不同的不适性和变异性,波及到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的运行,导致不同阶段的政治—经济均衡与非均衡之间的波动和慰平,由此对金融体系的稳定带来较大的影响。

5 总结与建议

综上所述,结合目前中国的现实经济金融情况,给出以下总结与建议:

(1)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合理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公共事务管理职能。

(2) 逐步改革以经济总量指标(如GDP、税收等)为导向的政绩考核制度,增加金融稳定性的重要指标进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构建合理的政府官员选拔、任用、考核和激励制度体系。

(3) 健全完善银行信贷监测分析系统,实时监控银行信贷资金的流量和流向,为中央政府及时、准确获取和评估地方经济金融状况提供支持;继续推行贸易自由化和金融开放战略,增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加快政治权力与商业利益的分离,促使各种合法的利益集团公平竞争,合理表达利益诉求。

(4) 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建立健全科

学、规范的地方政府融资渠道,构建多层次、区域化的资本市场,进一步消除金融抑制和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垄断。

(5) 厉行金融法治,完善金融业发展的法律和制度环境,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不断改善金融生态环境。

[参考文献]

[1] 汪天倩,朱小梅.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新政治经济学分析[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8,(5):13-23.

[2] 王伟.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政治经济学评析[J].经济研究导刊,2020,(007):1-3+149.

[3] 付才辉.最优生产函数理论——从新古典经济学向新结构经济学的范式转换[J].经济评论,2018,(001):3-46.

[4] 黄琪轩.世界技术变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大国权力竞争如何引发了技术革命[J].世界政治研究,2018,(001):88-111.